

紅 日

吳 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刘旦宅

红 日

吴 强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8印张 2插图 378千字

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8月北京第20次印刷

书号10009·359 定价(3) 1.15元

二次修订本前言

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长留着这样的永远不会消逝的体会：我们每前进一步，每得到一点成绩、收获，都与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委员长的谆谆教导、亲切关怀分不开。多年以来，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象阳光、雨露、乳汁一样，照耀着、哺育着我们成长；毛主席革命路线，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引导着我们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战斗前进。周总理多次在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给我们做报告，同我们恳切谈话，关心、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、为工农兵创作，努力艺术实践，叮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现在，他那严肃、慈祥的言语、声音，还萦回在我们的耳畔，深刻在我们的心上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——一九四九年九月，毛主席庄严地宣告说：“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。”

这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声音！

这是伟大的战斗号召！

从那以后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进军开始了！

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，伴随着其他的革命事业，逐步地走向花荣叶茂的繁荣之境。文艺工作者们下工厂、下农村、下部队，投入到土改、三反五反、抗美援朝、农业合作化运动、工农业生产、社会主义改造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火热斗争中去，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、共同生活，吸收营养，接受教育，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。为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炉火所锻炼，为斗争生活中万千生动的景象所激发、所感染，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所驱使，更重要的，是为毛主席那伟大的声音也是伟大的战斗号召所鼓舞，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们，拿起笔来，以笔作刀枪，进行战斗，文艺作品便陆续产生，文艺创作便蓬勃地发展起来。

我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也就继许多作品之后，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完稿，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，列为《解放军文艺丛书》，在同年七月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。一九五九年九月印行第二版，到一九六五年，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几版，并由外文出版社于一九六一年印行英文版本。

叛徒江青伙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，在一九六六年二月，勾结当时窃据一部分军政大权的林彪，为了他们共同的篡党夺权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，按照他们反革命的策略步骤，首先在文艺领域发难，以打开缺口。他们编造了一个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打着红旗反红旗，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中国文艺界“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

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”，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占统治地位、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，一口加以否定。他们把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之下的文艺成果一笔抹煞，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一概“砸烂”、“打倒”、“枪毙”，随心所欲一个一个地给戴上“毒草”、“大毒草”、“特大毒草”的帽子。无耻地自封为什么“旗手”的文艺界打、砸、抢的黑司令江青，早在一九六五年在上海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，就在一次谈话中，给小说《红日》扣上了“修正主义”、“和平主义”、“自然主义”三顶大帽子，定为“特大毒草”，和其他许多革命文艺作品一起，被列为“禁书”，禁止借阅，禁止销售发行，判了“死刑”。

《红日》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，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，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。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，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、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、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；它暴露、鞭挞国民党反动派、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，暴露、鞭挞国民党反动派、蒋介石匪军高级将领李仙洲、张灵甫等的丑恶。时至今日，事情是十分清楚了！四十多年以前，江青就是叛徒，张春桥就是国民党特务，姚文元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，而他们三个又原是一根老藤上生长出来的毒瓜——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儿孝女。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使命和他们的本能本性，就是与共产党、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，就是与工农劳动人民作对。所以，革命作品所歌颂的，正是他们所反对、所仇视、所憎恨的；革命作品所暴露、所鞭挞的，正是他们所拥护、所

效忠、所亲爱的。这也就是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邦”所以要把包括《红日》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根本原因。

“四人邦”可以掀起妖风恶浪，可以翻云覆雨，可以造谣诽谤、妖言惑众，可以陷害革命忠良……但他们毕竟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，毕竟是一小撮妖魔丑怪！客观事物的发展，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。他们费尽心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，复辟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美梦，终于被砸得粉粉碎了！他们十年的反革命罪恶行为，判决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死刑，使他们自己堕入了十八层地狱。

说《红日》是“毒草”，是“特大毒草”，那是“四人邦”对《红日》的污蔑、诬陷。

《红日》不是“毒草”，更不是“特大毒草”。

一九五七年《红日》出版问世以后，我收到过许多读者的来信，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，来信和评论的作者热情地鼓励我，同时向我提出一些中肯的宝贵的意见，指出书里存在的缺点。和我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，还有一些领导同志，都为我写了这本书而表示高兴，他们亲切地关怀我和《红日》这本书，同时，也要求我对书的某些章节的某些内容、某些字句，作必要的修改。我的老首长、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，在一九六〇年夏天同我谈话时，说他看过了小说《红日》，用“不要骄傲，继续努力”八个字告诫我、鼓励我。一九六五年八月里，陈毅同志来上海，见到我的时候，又用“大胆创作，审慎发表”八个字告诫我、鼓励我。敬爱的陈总离开

我们已经六年多了！他和其他首长们、战友们、读者们鼓励我、告诫我、关心我的深情厚意，使我深受感动，使我增添继续前进的力量。趁纪念建国十周年改版重印的机会，我考虑了、采纳了读者们、同志们的意见，在一九五九年五月，对书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，并写了一篇《修订本序言》，将我的创作构思、创作意图和修改了一些什么具体内容，作了简略的叙述。一九六四年我在江苏常熟参加“四清”运动的时候，对这本书再次作了修改，在《再版的话》里，我表示说，“今后继续吸取同志们、读者们的意见，继续地考察自己的作品的缺点，进行必要的修改，仍然是我的责任。”

现在，骑在人们头上猖狂了十年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，已经在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铁臂巨掌之下粉碎了！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编造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破产了！

与许多革命作品同命运的《红日》获得了新生。

趁这次重版，考虑了读者们的意见，又将书中的个别情节和字句作了一点改动和修饰。

在这本书出版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，与读者们重新见面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打倒了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大解放！

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高高飘扬着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百花争艳的春天。

我愿和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同志们一起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，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战线新的胜利而共同奋斗！

吴 强

一九七八年五月

修订本序言

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），在我们住村口头，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，躺在一块门板上。当时，我有这样的想法：从去年秋末冬初，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，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，撤出了阵地，北上山东，经过二月莱芜大捷，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，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。后来，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组织起来写成作品的想头。差不多日里、夜里、风里、雨里，都要行军打仗，就是战后休整，也很少空闲，实际上，我们的工作，不打仗的时候，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，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。大概是两个月以后，在夜渡胸河的时候，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，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《士兵报》也丢掉了。

不知是什么原故，笔下写不成，心里却老是想写，有时候，竟打起腹稿来，仿佛着了迷似的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，战事基本结

束了。大概是由于眼前大海的波澜，激起了我的战争生活的回忆，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，打算真的动起笔来。可是，种种顾虑，挡住我的去路。到三年以后的春天，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。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，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仃脚不前，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。在别人，可能早就写了出来，而我呢，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，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。虽说酝酿、思考的时间比较长，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骼，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，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，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，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；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，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。

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，并且具体地设想过，不管战争史实，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，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，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。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认为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、杰作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，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。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，到后来，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。我珍爱它们，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表现它们。我又认为：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，描写、雕塑人物，既可以有所依托，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：写了光采的战斗历程，又写了人物。看来，我不是写战史，却又写了战史，写了战史，但又不是写战史。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，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、情节、人物活动，是在这个基地

上建树、生长起来的。

这样写法，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，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，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，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、虚构。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、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、粟裕付司令，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、张灵甫等，便用了真姓名。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，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。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、丁元善、梁波、刘胜、陈坚、杨军、华静、阿菊、葛成富，敌人方面的何莽、张小甫，等等。在写作过程里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，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。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，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，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，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。

的确，我感到吃力、紧张。有时候，心跳得厉害，有时候，夜不成眠。睡到深夜，忽然梦中醒来，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，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，觉得需要进行补充、修改，便披衣而起，扭亮了灯，又临时写了一点，是有过好多次的。自然也跟大家一样，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。

我感激我们的党，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，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，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，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，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。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、人民战士和勇敢的、高尚的、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，象沈振新、丁元善、梁波、刘胜、石东根、罗光、杨军、秦守本、张华峰、王茂生、安兆丰、……华静、黎青、姚月琴、钱阿菊、葛老大娘、张老大娘、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，等等。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，创造了辉煌胜利，建立了丰功伟绩。

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，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、品德影响过我，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。对于他们，我又十分惭愧，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，有时候，显得手不应心，有时候，连心也显得愚钝，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，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。我写了敌人，其中着重的写了一个张灵甫。张灵甫这个匪徒，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，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、才智。他猖狂已极，反动透顶。他骄纵、冷酷、矜持、虚伪、狡诈，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、淮北，两次进攻涟水城，在莱芜战役里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，他竟傲然拒绝接受，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。在孟良崮被歼就戮，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。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，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，我在他的身上，特地多费了一些笔墨。有人说，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，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。这个意见，是正确的。其实，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，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，也就够了。比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，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，作了多大的夸张？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？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：对于我们的敌人，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。我想，在我们的作品里，一旦要他们出现，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，把他们当作活人，挖掘他们阴险、狠毒、却又是卑鄙、懦怯的内心世界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。

为的想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，也写了爱情生活。“经一事，长一智”，事后检视一下，在这个方

面的破绽，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。我觉得，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。有多写了几笔之处，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，也有，可以这样写，而我那样写了。就全书全文来说，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，还可以再少一些。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，便补救了一下，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，对这一部分，都作了一些改动。

这本书出版前后，关心我的同志们，曾给我许多帮助，提供有关资料，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，对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、加工、今后的创作活动上，都有莫大的益处。

每次再版，我都作了一些修改。这一次，包括字句上的重作推敲，改动得更多一点。文章是不怕改，改了还要改的。

一九四九年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不觉十年了。

十年来，风展红旗，激流滚滚，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。哪个方面都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就象十年以前的莱芜、孟良崮、辽沈、平津、延安、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。

我们的心情舒畅，我们的生活多采而幸福。

看到美好的今天，了望更美好的明天，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、雨里、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，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、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。

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，对于我，是永远的；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，都是必要的。因为它已经给了我、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。

为的表白一下心情，更为的纪念伟大祖国的建国十周年，说了上面一些话，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。

吴 强

一九五九年五月于上海

第 一 章

—

灰暗的云块，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，阳光暗淡，天气阴冷，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。

涟水城外，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，寂寞地躺着。

开始枯黄的树林里，鸟鹊惊惶地噪叫着，惊惶地飞来飞去。这里特有的楝雀^①，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，这个树林，忽然飞到那个村庄，那个树林里去，接着，又从那个村庄，那个树林，飞到远远的村庄、树林里去。

淤河堤岸的大道上，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、旅客，商贩的车辆、骡马也绝迹了。南城门外，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，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，在寒风里摇曳着枯枝残叶，发着唏嘘的叹息声。

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。高粱、玉米、黄豆已经收割完了，枯黑的山芋藤子，拖延在田里，象是一条条长辫子。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、豆秸，默默地蹲伏在那里。听不到鸡啼，看不到牛群，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

① 楝雀，状似白头翁鸟，但比白头翁鸟肥大一些，吃楝树枣子，窠巢砌在楝树上。

悠扬响亮的咧咧声，也好几天听不到了。

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。

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^①，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。

这第二次进攻，十分猛烈，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。十架、二十架、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，从黎明到黄昏，不停地 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、轰鸣。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、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，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，从地面上腾起，卷挟着泥土，扬到半空。大炮的轰击，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。有时候，炮弹象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。房屋、树木、花草，大地上的一切，都在发着颤抖。

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，守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，已经两天半了，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，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，除去昨天上午，飞机飞得实在太低，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，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午爪，欺人太甚，对着飞机翅膀上“青天白日”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，大家都还一发未动。

“这打的什么仗？我还是头一回！”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，气闷地说。

“这是炮战，最新式的！”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。

“炮战？我们的炮呢？”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，问道。

“是好汉，到面前来干！蹲在老远放空炮，算得什么？”机枪射手金立忠气忿地自言自语着。

① 整编七十四师系原七十四军整编而成，相当于原来的军。下辖三个旅，旅相当于原来的师，旅下辖三个团。

“不要急！他们总是要来的！”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，对金立忠说。

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，向班长望望，嗟叹了一声。

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，把他手里的刺刀，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我们的刺刀、子弹，不会没事干的！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有大炮！”

正在说着，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、五十米的地方，轰然炸裂开来，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，“哗哗沙沙”地震落下来。在他们附近，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。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，给震得跌到地上。秦守本的耳朵，虽然塞上了棉花，却仍然感到震痛，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，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。

“新兵怕炮，老兵怕机关枪。你是新兵？”张华峰忍住笑声，向秦守本问道。

“呃！说实话，机关枪我不在乎，这个‘老黄牛’^①放的联珠炮，倒叫我真有点心跳得慌！”秦守本回答说。

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，五班、六班的阵地上，传出了叫喊声。

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，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。一个受了伤，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，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，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，杨军认出那是年青的战士洪东才。六班掩蔽部的外面，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付班长

① 战士们把大炮叫做“老黄牛”。

沿着壕沟运送出去。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，他感到他们班的掩蔽部，虽还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，敌人炮火的威胁则渐渐地逼近了身边。“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？”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，冲到战壕外面去，和敌人厮杀一番。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袋，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，挤轧在掩蔽部的最里边，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，他的“冲出去”的念头，又马上消失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华峰低声问道。

杨军轻轻地摇摇头。

“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，为什么？”

张华峰又问了一句，同时爬起身子，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。杨军一把将他拉住，说道：

“把我们的工事，再加加工！”

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，同时地仰起头来，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。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，从脑袋和耳朵上勉强地移了下来，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。他冷冷地说：

“迫击炮弹，三颗、五颗不在乎。榴弹炮弹么，我看，你们不要说我胆小，一颗就够了！”

乘着炮弹稀疏，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，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复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，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，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。

整整一天，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，前进了三公里。就是说，敌人的前锋部队，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，还有十二公里。照这样的速度计算，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，必须在四天以后，才能跟敌人见面交